

大時代文庫第一種

集體創作



洪深執筆

飛將軍

大時代文庫

第一種

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
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

集體創作

飛將軍
（獨幕劇）

執筆者 洪深

大時代文庫
飛將軍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人 洪 深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漢民北路 梧州大中路
宜昌二馬路 武昌胡林翼路
長沙東長街 成都祠堂街
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粵版
發行額四〇〇〇本
發行額二〇〇本

實價二角五分

出版物：漢五號 甲項：漢三號

「飛將軍」座談會（代序）

時間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地點 漢口瑞祥路一號。

出席者 洪深，常青真，顏一烟，田烈，賀路，洪鈴，陸穎，金山，王瑩，田方，白魯，

張季純。

洪深 剛才我們已經從頭到尾，把「飛將軍」這個劇本讀了一遍，現在我想來聽一聽，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王瑩 我覺得很好，很有力量，剛才我一邊讀着劇本，一邊想起在洛陽遇見的幾位空軍將士就不自主地流下淚來了。

張季純 我感覺到現在一般劇本的創作上，有一個傾向，就是都在拚命地追趕

歷史事實，比方「九一八」事變以後就有許多劇本來寫「九一八」蘆溝橋事變以後，又有好些「蘆溝橋」。可是因為劇本中對於事實的估計，並不能切合於實際的演進，所以把一個劇本的壽命，限制得非常之短，我希望一個劇本的寫作，頂好能在一樁事情的告一段落之後。

洪深 關於「飛將軍」呢？

張季純 我覺得對於「高鵬飛」的描寫，有點太厲害，在幾次的刺激之後，不是就會有這樣反應。

洪深 有的啊，因為他工作上的疲勞，所以他有點頹唐，怕死；所以他沉湎於女人與酒；這樣一個人完全是一位心理變態者，他的一舉一動，並不是無因的。就拿剛才你所說的劇本創作和歷史事實來說，雖不一定要切合以後的實際情形，但在當時有這麼一種傾向和情勢，是不能否認的吧，比方我

們演的「蘆溝橋」難道我們能說那不是實在情形麼？

張季純 我還有一點理解，就是戲劇的效力，最容易得到一般人無形間的模仿，在「飛將軍」裏，對於壞方面的描寫，我覺得應當減少一點。

洪深 「無門爭卽無戲劇」一個劇本裏當然需要有好有壞的，並且「高鵬飛」那樣並不一定是「壞」這是一般工作疲勞後的通常心理，不祇中國空軍是這樣，——我聽一個朋友說過，就是法國空軍，德國空軍，都通常是這樣的。

張季純 是的，比方這個劇本所用的題材共有一斤，對兩方面相對比的重量分解開來，正面的僅有四兩，反面的却有十二兩，是不是可以呢？我覺得「高鵬飛」應當有覺悟，有轉變。

洪深 這全要看演出的情形來決定，自然從表面看來，「高鵬飛」和「陳怡仙」

的戲多一點，不過由重要性方面講，「徐卓午」同「莊貞毅」也是絲毫含糊不起的。徐莊兩個都是正面脚色，一定得沉重有力，要是這方面不能勝任，當然是容易流於反效果了，米司特金，米司王，這一點請你們注意啊。（註）

王 瑩 一定的，這樣脚色我一定要賣力氣演。

金 山 是的是的。

洪 深 至於轉變這回事，我覺得並沒有那麼容易，我另外幾個劇本裡的人物，也有這種傾向——這和我自己的人生哲學很有關係，還是讓他照舊好吧，並且，我們大家知道，這確是目前的一件事實，我們對一件事應有批判的精神。

張季純 在好多人裏邊我頂喜歡「陳恩榮」，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有希

（註）金山飾「徐卓午」，王瑩飾「莊貞毅」。

望，有轉變，有進步。

洪深 對，我很同意你這一點。

金山 還有一點，「高鵬飛」爲我們的飛機在質上量上都不及敵人而悲觀，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新飛機來了，對話裏那個意思，應該去加以改正。

大家 是的是的，許多新飛機已經來了，比以前那些飛得還要快，還要高。

洪深 好好，這一點讓我來加進去。

金山 「徐卓午」的人生哲學，應當強調成一個對抗戰勝利，極有把握的人。

洪深 是的是的。

田烈 我有點意見，就是「高鵬飛」接到他們隊長來了電話，不快地回去，反而去拿起酒瓶來喝酒，這對於事實不……

洪深 這倒不一定，他是一個變態心理的人，對於外來的刺激，沒有法子用理

智去克服，去判斷，所以他的反應不一定是合乎理智。

白魯 洪先生，戲裏的詩，該怎麼表演呢，請給我一點意見。（註）

洪深 不一定要專意去「滑稽」，在你本身上祇要往莊嚴、誠懇上做去，自然就會使大家感到一點「滑稽」，世上本來有這麼種人，是不是，可是在最後那一兩場，大家都要變得同情你了。

洪深 大家的意思都很好，現在我來結束一下，讓我們在表演時候，應當注意的幾件事情：第一，壞的必須有好的來對照。第二，好的方面——徐卓午、莊毅貞，必須比較壞的方面——高鵬飛、陳怡仙，更爲出色，換句話說，卽徐、莊是應爲觀衆所同情所效法的。第三，所有壞的，都須有糾正。（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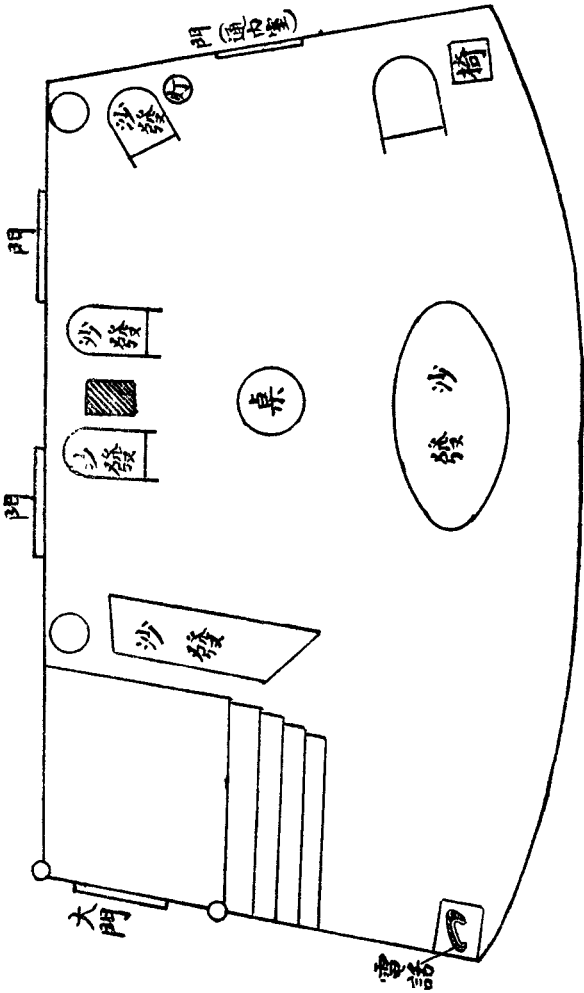
——張季純筆錄——

（註）白魯飾詩人「胡夢華」。

作者附白：

本劇所搬演的事實，雖均有人生底根據，但全劇爲一純創作，絕未影射某人某事，閱者幸勿誤會爲幸。

舞臺面設計



地點：

漢口，或後方任何熱鬧都市

時間：

民國二十六年秋冬之交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高鵬飛 空軍的一員

陳怡仙 富室千金，年二十餘

黃仲言 新聞記者

陳伯援 富商

陳恩榮 大學生

徐卓午 空軍的一員

陳秀英 怡仙之妹，年十四五，女學生

陳太太 伯援妻

胡夢華 詩人

莊毅貞 鵬飛，卓午，舊日同學

男 僕

(富麗的西式客廳裏，坐滿了人——一片鼓掌聲)

高鵬飛（站在當中——得意地）……那一次空戰的結果呢！是打下了三架

日本飛機，俘獲了五個日本飛行員，把其餘的十二架日本飛機都趕跑了！

（又是一片掌聲）

高鵬飛 而我們呢，一點都沒有受到損失。

（掌聲更爲熱烈）

鞠飛（微笑對衆人鞠躬）報告完了。

（衆人欣美地議論着）

陳怡仙（起立）真是了不得。你們空軍的將士們真是太英勇了，也太辛苦了。

高先生！你再喝一杯酒吧。

（她斟滿一杯香檳遞給他）

高鵬飛（接過酒，微鞠躬）陳小姐，謝謝你。

（興致甚好，一飲而盡）

（陳怡仙便笑着替他斟滿一杯）

黃仲言（剛在紙簿上寫畢）聽說這兩個月來我們的飛機也損失掉不少架？

高鵬飛（一呆）吼！

（衆人都靜了下來）

黃仲言當然，日本飛機的損失，比我們的大得多，聽說是一與七之比，日本損失

七架，我們才損失一架，是不是？

高鵬飛是的。（低着頭，有心事地走到一邊坐下）啊，我們的損失！（剛才他的

興奮態度，頃刻間全收斂了。）

黃仲言（提筆伸紙）高先生，可以給我們一點具體的確實的消息嗎？

高鵬飛 可以……可以……大約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陳伯援 (笑着) 啊，黃先生，你們這些做新聞記者的，就是喜歡這樣追根究底地問。也許事關軍事秘密，高先生不便多講呢！反正一與七之比，我們都知道是確實的事實，別的也就可以不必多問了。

陳怡仙 爸爸這個話對極啦。我們還是讓高先生講點那可以公開講說的消息吧——高先生，你告訴他們那一次在南京我們三架打日本九架飛機的故事。

高鵬飛 哦，那一次，你不是聽見我講過——兩回了嗎？

陳怡仙 我愛聽你講那件事。你就是再講一百回，我也是愛聽的。

高鵬飛 (又高興起來) 啊！(對大家) 有一次在南京，日本來了九架轟炸機。中國的飛機一部分到上海轟炸日本兵艦去了。還有一部分，因為有別

的任務，也飛出去了，在南京的祇有三架。諸位想，三架怎麼能打得過人家的九架呢？如果我們隨便迎上去，他們的九架集中了火力來打我們三架，我們豈不是要蒙到不利嗎？所以我們的中隊長說，這樣是不行的，這樣我們免不了要吃虧，現在我們得想更好的一個辦法。他決定了他獨自一個人駕一架戰鬥機去撞那個當中領頭的日本轟炸機，叫我們分開左右從兩邊飛上去包圍日本機。隊長本來胆子很大，他一個駕着機衝上去了——我說話諸位可以聽得到吧？

衆 人 聽得到，聽得到。

陳伯援 還是慢慢的說吧，黃先生恐怕記錄不了那麼快。

陳恩榮 黃先生是名記者。爸爸，他的能力很高的。

黃仲言 不要緊，我可以趕得上。

陳怡仙（對高）你講，你講下去吧。

高鵬飛 我們的隊長一個人駕着一架飛機衝上去。也算是運道好，一上去就把那架最大的居中領隊的日本飛機給打下來了。其餘八架日本機都散開了。我們再從兩邊上去。那一天我們三架就打下他們四架飛機來，其中有一架還是重轟炸機，要值四五十萬塊呢！

衆人（羨佩）啊。

黃仲言 那一位中隊長和那兩位飛行員叫什麼名字？

高鵬飛 噯——阿——噯。

徐卓午（一直坐在角里，此刻才立起來，上前）黃先生，請原諒，我們不能公開宣佈名字的。

黃仲言（點頭）是的，徐先生。

陳秀英 高先生，高先生，那一次你自己是不是在內？

高鵬飛 (微窘) 唔……

陳怡仙 (對秀英示眼色) 妹妹就是這樣的喜歡多問！

高鵬飛 (不自覺地面有驕色) 我們不能公開宣佈名字的。

陳怡仙 (對高有超過友誼以上的好感) 你，你真是太英雄了。

(她又爲高斟酒，伸手持捏高的舉杯的手)

(高鵬飛看着她)

黃仲言 (對徐) 徐先生還有什麼補充嗎？

徐卓午 沒有了。

高鵬飛 哦，卓午，你可以把你打下了日本飛機得來的戰利品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徐卓午似乎不好意思)

陳秀英 你拿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吧。

徐卓午 (從褲袋中取出手巾包，解開，內有不少雜物) 這一塊銅牌，是從一個

日本重轟炸機上取下來的。這是他們用的地圖。這是一個死了的日本飛行軍曹身上帶着的小洋刀，報告表和千人針。

(衆人好奇地傳觀着)

(陳怡仙拿千人針，偎依着高鵬飛，一同看)

黃仲言 (約畧地也看一看) 徐先生，請你發表一點感想。

徐卓午 (謙謝) 沒有什麼感想。

黃仲言 我想全國的民衆一定很願意知道我們空軍的將士們，對於這次抗戰，自己有什麼意見和感想的。

徐卓午（突然立定——嚴肅地）那末，就請黃先生告訴全國的民衆……請

他們放心好了，這一次我們都有決心的。

高鵬飛 對呀，這一次我們每一個人都準備戰死的——密司陳，請你再給我一

杯酒——黃先生，把這些話都記錄下來：遲早，我們都是要戰死的。（接過酒，一飲而盡）

（衆人肅然）

陳恩榮 戰死，啊，戰死才好。駕着飛機在空中戰死，那才偉大，那才悲壯呢。

陳太太 我聽你們把死呀活的隨便放在嘴里說……啊，我聽得渾身都冷顫起來了。

陳恩榮 母親，這有什麼關係呢？這本來是事實。

陳太太 我說你們都不會死的。

高翹飛 不會的嗎？

陳太太 這叫做吉人天相。

高翹飛 (失笑) 哈，陳太太，你們都很愛重我們，所以才這樣想——其實死也並不是什麼十分了不得的事，人生總有那麼一回的……人生也祇有那麼一回。(向怡仙做手勢，請她斟酒)

胡夢華 (也是個善飲者——以前衆人講話，他祇笑迷迷地聽着；此刻一鳴驚人) 你們都不死的。

衆人 呸？

陳恩榮 胡先生是詩人，他一定有個不同平常的奇妙的理論。(企望着) 胡先生。

胡夢華 (睜大眼睛) 我寫了一首詩，題目是「飛將軍」。(莊嚴地伸手往衣

袋里取——忽然一呆——慌亂起來——不莊嚴地伸兩手到各個口袋里去亂尋，取出些短鉛筆，小紙條，舊信封，名片）咦，咦，咦！

陳恩榮 胡先生。

胡夢華 等一等，等一等……啊呀！不見了！

陳怡仙 什麼不見了？

胡夢華 我寫好一首詩。

陳怡仙 胡先生真是名士派，老是找不到東西的。

胡夢華 可是那首詩的大意我記得。就是說，精神不死。

陳太太 精神不死？

胡夢華 就是說，像高先生這樣偉大的人格，儘管身體會戰死，可是精神是不死的。

高鵬飛 哦！

陳伯援 噯……啊……噫……你們的話……啊，話，不應該是這樣講的……這
個……噫……該是怎樣講法呢？

（衆人面面相覷）

陳秀英 爲什麼不說——每次我們的飛機飛上去，總把敵人的飛機打下來；那
末我們自己不就可以不死了嗎？

黃仲言 （拍手）說得好，說得好。

徐卓午 是的，小妹妹這個話才是對的。

黃仲言 （站起）高先生，徐先生，我想給你們二位拍一張照像，屋子裏光線不
够，可以請二位上外面院子裏去嗎？

高鵬飛 可以的。

陳怡仙 院子裏的花木，已經不大好啦，我們還是到樓上大洋台上去吧。我領你們諸位去。

胡夢華 來，我們大家都去。

陳秀英 母親，你也上樓來嗎？

陳太太 不，我還要到廚房裏看看。

高鵬飛 伯母，你太客氣了，何必這樣費事呢？

陳怡仙 母親做的紅燒牛肉太好吃了，她今天特爲做給你吃。

高鵬飛 真太過意不去，謝謝。

陳恩榮 徐先生，等會你自己拍過小照，可以把你的軍帽和你身上的衣服借我

用一用吧。我想打扮成一個空軍將士，拍一張小照。

徐卓午 可以。

陳秀英 大哥做不到真空軍，做一個假空軍也是好的。

陳恰仙 走吧走吧。

(大家一哄出去)

陳太太 (喊) 恩榮!

陳恩榮 唯。

陳太太 你稍微等一下再去。我有話對你說。

(恩榮無奈，只得留下——垂手侍立着)

陳太太 你還是一定要考航空嗎？

陳恩榮 我正在想法子找保證人。

陳太太 保證人？

陳恩榮 我找到保證人，就可以去報名了。

陳太太 在家裏過得安安逸逸的，有什麼不好！

陳恩榮 也沒有什麼不好。

陳太太 現在我們家裏過的日子，比起以前沒有打仗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呀！

陳恩榮 （低頭）是沒有什麼大兩樣。

陳太太 自然，有許多東西，本來從上海來的，暫時買不到。也有許多東西，價錢漲得太兇，此刻去買，有點犯不着。可是大體上講起來，一家人吃得好好的，穿得好好的，住得好好的，不見得比從前有絲毫的不舒服呀！

陳恩榮 （不覺恨恨）嗨，不見得比從前有絲毫的不舒服！

陳太太 怎麼呢？

陳恩榮 正因為我們家裏一點沒有比從前不舒服，所以我想去考航空的！

陳太太 我不懂你這句話。

陳恩榮 我們這一家人沒有能盡我們對國家應當盡的責任。

陳太太 怎麼，你父親不是——

陳恩榮 是的，是的，我知道，父親買了兩千塊錢的救國公債；又把那十一月份該收的一個月房錢捐助了防空經費——

陳太太 這還不夠嗎？

陳恩榮 照我們的家境說起來，這一點也並不算多。

陳太太 你父親總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了。

陳恩榮 不管他是不是盡了責任，所盡的責任是不是可以算得够足；這些都是他的責任！

陳太太 (不解) 吶？

陳恩榮（大聲）至少我，我對於國家沒有盡一點的責任。

陳太太 恩榮！

陳恩榮（誠懇地）母親，我們這一次對日抗戰，關係全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抗戰是大家的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參加，盡他所能盡的一點責任的。父親有幾個錢，他也已經出了錢啦；也許他還可以多出幾個錢，也許他不久還會再拿出錢來。可是我呢，長到二十多歲，一直總是……所謂「蔭下之福」，全是父母養育我的。我自己沒有賺過一個錢，我自己也沒有一個錢，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貢獻給國家呢！我祇有我的氣力，我的身體，我的命。我現在再不去拿槍桿拚命……母親，你就是能把我留在家裏，過着安逸舒適的生活，我心裏再也不會像往常那樣快樂的了。

陳太太

（緊張地聽着）噫！

陳恩榮 我無論如何應該去當一個兵——在各種兵役當中我最喜歡的是航

空。我在大學裏讀的是土木工程，對於機械也本來有相當的知識。所以，我現在要去報名投考航空——母親，你不要再阻止我了。

陳太太 你現在說的話未嘗不是冠冕堂皇，可是我猜到，你的一定要考航空，其實還有一個別的理由！

陳恩榮 別的理由？

陳太太 你不見得不是爲了空軍的光榮，也想去出出風頭吧！

陳恩榮 空軍的光榮！

陳太太 像高先生徐先生這樣，無怪你們年輕人看了要眼熱。這樣漂亮的制服，又是一個官——在航空學校一畢業就是一個官——每月的生活費也相當寬裕；而且到處地方被人家敬重，受人家恭維——你看你大姊

對他們空軍將士們是怎麼樣的崇拜，你也覺得做一個空軍將士是有趣了！

陳恩榮 我——呢——

陳太太 這是不是你的心事？

（恩榮低頭無言）

陳太太 老實對我說，是不是？

陳恩榮 年輕人對於光榮的事業眼熱，也事人情。這種眼熱，並不妨礙一個人的愛國心的。

陳太太 可是恩榮，你要知道，空軍的生活，也不全是光榮。他們也有吃苦的時候，而且時常要遇到危險的。

陳恩榮 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準備拚命去的。

陳太太 你剛才不也說過，你二十年來，受父母養育之恩——我們兩個老人都已過了中年，雖然有你們姊妹三個，可是祇有你一個兒子。你難道一點不想到你對於父母二老的責任嗎？

（恩榮皺着眉——不語）

陳秀英 （從右門入）大哥，他們的照像已經拍好，黃先生叫你快去。

（她跳躍着又走了）

陳太太 （起身）現在我要到廚房裏看菜去了——你趕快不要發傻！二十多歲的人，也不算小孩子了，你不要傷了父母二老的心！

（她轉身走出）

陳恩榮 （愈想心裏愈加焦急）母親老是對我說這樣的話，叫我怎麼辦呢！

（這時高鵬飛獨自走入）

(外面秀英喊：「大哥，快來呀！」)

(恩榮匆匆走去)

(高鵬飛見無人，自己去斟酒吃)

徐卓午 (在門口) 鵬飛!

高鵬飛 (抬眉) 怎麼?

徐卓午 (走近) 你這幾天，有點不顧一切似的!

高鵬飛 什麼「不顧一切」!

徐卓午 你的酒喝得這麼多；話說得這麼多；不論做什麼事，都是那樣情感——

你到底怎麼回事!

高鵬飛 嘿——喂，你難道還會不知道嗎?

徐卓午 我不知道。

高鵬飛 你也是空軍的一員，你會不知道！

徐卓午 我真的不知道。

高鵬飛 那末讓我來告訴你——我們幹空軍的人祇有我們的今天可以生活，我們祇生活着我們的今天的！

徐卓午 祇生活着我們的今天？

高鵬飛 因為明天的事就不容易知道；明天的事太沒有把握了。所以，趁着在今天，喝酒呀，女人呀，跳舞呀——卓午，你也來喝杯酒吧。

（他真的起勁地斟杯酒給卓午）

徐卓午 （不肯接杯）可是，鵬飛，你不明白嗎？我們的明天，這麼多，就有這麼多，是靠仗着我們的今天的？

高鵬飛 怎麼會是靠仗今天！

徐卓午

飛機在空中作戰，最要緊的是明敏的知覺，靈快的手腳，我們駕着飛機上去，和日本飛機鬥爭，所爭的不過是幾分鐘幾秒鐘的片刻。那眼明手快的，健康的人，可以勝利，可以活着！

高鵬飛

（大概這類「常談」已經聽到不要聽了）那是不錯的。

徐卓午

如果我們今天的生活不檢點，不小心，使得我們到了明天，不免是疲勞，頹唐，那豈不是和自己開玩笑嗎！所以，喝酒呀，女人呀，跳舞呀，不過都是變相的自殺就是了。

高鵬飛

（喝了口酒）姆！你又來像一位政訓處的政訓員對我訓話了！

徐卓午

（誠懇地）可是，鵬飛，你知道的，我所說的，全是事實。

高鵬飛

（勉強耐着煩）哪，哪，哪，我來請教你幾件事——我們的工作，是不是
一貫的緊張的？

徐卓午 是的。

高鵬飛 是不是十分辛苦的？

徐卓午 也是的。

高鵬飛 是不是充滿着危險，使得你的神經不安寧的？

徐卓午 可能的。

高鵬飛 在我們的緊張的辛苦的工作之後，在我們的神經不安寧的當中，是不是我們可以找一點娛樂，放鬆一下，開開心？

徐卓午 那——也——未——管不可以。

高鵬飛 （勝利地）那就是了。還多說什麼呢！

徐卓午 娛樂，開心，可是也不應該超過某一種限度呀！（一字一字的，像是不容

易出口）尤其像你現在的和此地陳小姐隨便講戀愛——

高鵬飛 (瞿然)什麼!

徐卓午 對於陳怡仙，這裏的蜜司陳，你似乎是有點故意地逗引着她玩。你不是

真誠的愛她，你不能真誠的愛她的！因為，你心裏還是愛着密斯莊的！

高鵬飛 (不屑地)哈，密斯莊！

徐卓午 在心裏，你仍然是愛着蜜司莊，蜜司莊也仍然是愛着你的，雖然你們兩

個人最近又爭吵過一次！

高鵬飛 (鼻子裏笑了一聲)哼哼。

徐卓午 所以你對於這裏蜜司陳的種種，實際上就近於玩弄！這樣的態度是絕

對要不得的。

高鵬飛 (變色)卓午先生，徐先生，我今天敬告你——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了；

你老愛板起面孔說道學話，不斷地要教訓人；我是儘可能的忍受着。可

是忍受也有限度的。別想來干涉我的私人的戀愛的東西。我禁止你！

徐卓午 如果私人的戀愛不妨礙到公事，不妨礙到職務的話——

高鵬飛 這還妨礙到公事嗎？

徐卓午 倘使你的私人的戀愛的活不合理，倘使你擺弄得自己不幸福不快樂，你不能做一個好好的戰士，好好的飛行員的！

高鵬飛 （感情奮發，不能自制）卓午，你一輩子是這樣的——一個灰色的動物；殺風景；做人沒有一點風趣；你一輩子缺少鮮艷的色彩，英雄的情調；從來不為女性所注意，所喜歡的！我知道你為什麼今天這樣的來反對我——因為你一向對我不滿，一向對我有芥蒂；還是我和你和密斯莊在大學裏一同讀書的時代，我從你手裏奪過來密司莊，由那個時候起的。可是現在——（一聲狂笑）哈哈，現在密司莊是自由了；我已經

立過誓不再理睬她，不要再和她見面了；你爲什麼不上前呀；你爲什麼不去追求她，把密司莊做成你的——

徐卓午（厲聲叱責）渾蛋，你少說！

（兩人怒目相視）

（新聞記者黃仲言走入）

黃仲言 我要先走了。我有幾本簿子掉落在這裏……（自顧尋檢他的東西）

（高鵬飛斟酒痛飲）

（徐卓午痛苦地低頭不語）

高鵬飛（一杯一杯又一杯）哈！

黃仲言（將次走出，又取出紙筆——對高）請問：這個喝酒對於飛行是有好處嗎？

處嗎？是爲航空管理規則所允許的嗎？

高鵬飛（倒怔住了，一時問答不出）吼！

徐卓午（上前解釋）這也不過是偶然的消遣，很偶然的。黃先生，鵬飛也並不

常常像今日這樣喝酒的。（更和聲地）當然，喝酒是規則上不許可的。

黃仲言 我是要知道這件事，所以問問。沒有別的意思的。

徐卓午 還要請黃先生特別幫助，不要在報紙上有關於我們喝酒的記載。

黃仲言 當然，當然。

（他向兩人微彎腰，自走了）

（高鵬飛見卓午如此，心裏不免有點感動——放下酒杯走過來。）

高鵬飛（拍着徐卓午的肩背）老朋友到底還是老朋友，多謝你剛才替我說

好話。

（徐卓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轉身逕去）

高鵬飛（有些難堪——瞪着他走）哼——唔

（他慢慢地迴身望酒杯——兩肩一聳，冷笑一聲——滿臉是不樂的神色

——走到沙發邊，倒臥在一角裏——取酒杯在手——但不即飲——拿着

杯子發呆）

（門外有女人喊「哈囉。」）

（高鵬飛徐徐轉頭去）

陳怡仙（走進門）哈囉，鵬飛，你願意一個人獨自坐在這裏嗎？

（她換穿了件沒有袖子的新裝）

高鵬飛（見是她來，不覺笑逐顏開）哈囉，密司陳，快進來，請到這邊來坐吧。

（伸手引她過來，也坐在沙發上）

陳怡仙（含笑）以後不要再「密司」我，叫我怡仙好了——你看我這身新

裝怎麼樣？剛才換上，拍小照的——他們還在鬧着呢。恩榮也有一個照相機；把你們的空軍制服，這個穿了那個穿，連小妹妹也要戴着軍帽拍小照。

高鵬飛 啊，你們大家真是看重空軍。

陳怡仙 是呀！爲什麼不呢？

高鵬飛 我們不值得你們這樣恭維。

陳怡仙 想起你們這一次在抗戰中的功績，我們所能給你們的一點點恭維，真够不到一萬分之一呢！

高鵬飛 我們也說不上有功績。

陳怡仙 你不要客氣了——啊，鵬飛，你知道嗎？我從前曾經有過一個夢想。

高鵬飛 夢想？

陳怡仙 此刻已經實現了。

高鵬飛 實現？

陳怡仙 從前，啊，在那些時候，我凡是看到報上，講起我們英勇的空軍將士，是怎樣的去上海攻擊日本的軍艦！怎樣的在南京廣州的天際，趕走和打下日本的飛機，雖然他們的飛機比我們的多！怎樣的用出奇的遊擊戰術，飛到晉北去轟炸敵人的陣地，到塘沽去轟炸他們的運輸艦！我不免癡思妄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當面碰見，親眼看見這些立功的勇敢的空軍將士，那該是多麼大的滿足和興奮呢！

高鵬飛 你從前是這樣想的？

陳怡仙 如今呢，（媚視）我不但是親眼看見了你，並且（眉飛色舞地）你可以對面講話，（移近偎依）可以和你並肩的坐在沙發上，（伸手

握持）還可以和你攜着手，這是多麼意想不到的——一種快樂呀！——對你講一句老實話吧：我們能和空軍的將士，被人家看見在一起，那就是光榮的！

高鵬飛 我不知道我應當用什麼話來表達我對於你的謝意——嗯，我可以敬你一杯酒嗎？

陳怡仙 可以的。

（高滿滿地替她斟了一杯酒）

陳怡仙 （接過杯子，微微吮着——心裏似乎在想着別的事）奇怪吧，是嗎？我和你兩個人怎麼會今天坐在一起的！

高鵬飛 唯，想起來到是有點奇怪。

陳怡仙 還是密司莊介紹我們兩個人的呢！

高鵬飛（不自覺地稍一皺眉）啊，密司莊！

陳怡仙 三個星期之前，不過三個星期之前，她介紹我們兩個人見面的。可是我

倒覺到我們認識的時間是很長久了。

高鵬飛 是的，我們好像是認識了許多年！

陳怡仙 你曉得密司莊怎麼會介紹我們兩個人的嗎？她是我從前中學裏的同

學。她近來對於救國工作非常努力；時常到我們家裏來，捐募一點小東西，幾十件棉背心呀，幾十床棉被呀，幾十打毛巾呀。有一天我偶然對密司莊說起，我想遇見幾位空軍將士，親自和他們談談話。密司莊說，她認識一位高鵬飛先生，一位徐卓午先生。我說，不就是那兩位合作着，打下了十五架日本飛機的高鵬飛徐卓午吧！她說正是他們兩個人；她答應趕快給我介紹——你瞧，今天你就坐在我的對面了！

高鵬飛 哦，是這樣的。

陳怡仙 （故作不經意）喂，鵬飛，是不是真的，聽說你最近和密司莊爭吵過，見了面彼此不招呼不講話了？

高鵬飛 唉，太真了！

陳怡仙 （故示好感）哎，何必那個樣子呢？

高鵬飛 （搖頭）唔！

陳怡仙 到底是爲了什麼？

高鵬飛 也許是我的不好，也許是她的不好——咳，不必再去提它了。

陳怡仙 （有用意地）你們從前兩個人的感情是好的？

高鵬飛 還好。

陳怡仙 （暗中注視他）密司莊提到你，總好像是對你很關心似的。

高鵬飛 (看着地上) 是麼。

陳怡仙 你們是真的認識了許多年了吧?

高鵬飛 你既然講到這個,我應當對你坦白的承認——密司莊和我從前是戀愛過的!

陳怡仙 密斯莊很愛你嗎?

高鵬飛 不知道。從前……也許。

陳怡仙 啊,你們從前戀愛過的!

高鵬飛 你能原諒我嗎,我不曾把這件事早一點告訴你?

陳怡仙 我能的——其實,鵬飛,你不告訴我又有什麼關係,像你們這樣少年英俊而且對國家有功績的空軍將士, (直望着他) 一定有許許多多的女子願意愛你們的!

高鵬飛 你是這樣想嗎？

陳怡仙 我是這樣想。

高鵬飛 （也直望着她）可是，我還得警告你——

陳怡仙 警告我！

高鵬飛 我們空軍的人員，都不是你們的很好的很長久的愛人——

陳怡仙 喔，鵬飛，你決不會對一個女子不忠實的！

高鵬飛 不會的——但是我們的將來——

陳怡仙 將來！

高鵬飛 ……太不固定了！

陳怡仙 （眼睛始終不曾離開他）不固定！

高鵬飛 我們今天儘管還在這裏，可是一個命令下來，明天我們就許飛到別處

去了——也許就永遠不回來了！

陳 仙 真是這樣嗎？

高鵬飛 幸福，在我們身上，停留的時間是很短的！

陳 仙 很短的？

高鵬飛 啊，太短了！

陳 仙 （情感起來）幸福停留的時間也許是太短了——可是，如果是真正的幸福的話，那怕祇有三個星期，祇有三天，祇有三個小時，在我看起來，還是值得的！

高鵬飛 （感動）怡仙，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子！

陳怡仙 （柔聲）你也真是一個了不得的男子！

（高鵬飛的呼吸急促起來）

(陳怡仙慢慢低下頭去)

高鵬飛 (不自禁地) 怡仙，你對我這樣好，我再也不能自制了。我想對你提出一個請求——你——你肯答應我嗎？

陳 仙 我對於我愛慕的崇拜的人，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貢獻給他的！鵬飛，你祇管開口說出來就是了。

(鵬飛看着她，半晌說不出——忽然拉住她的手臂，低下頭去狂吻)

陳 仙 (推開他) 鵬飛，你用不着這樣的。

高鵬飛 (愕然) 嗯？

陳 仙 想到你這一次拚了性命為國家民族出力，應當是我來吻你的！

(她拉着鵬飛的手狂吻)

(忽然有人走進——一個淡裝雅潔的女子)

女子（見他們那種情景，不勝駭異）哦哦！哦哦！

（高鵬飛陳怡仙同驚起）

陳怡仙（先認出）莊女士，莊姐姐來了！

（莊毅貞與高鵬飛愾怒地想對瞪視着——始終未說話，未招呼——鵬飛憤憤走開）

陳怡仙（過去敷衍）啊，莊姊姊，你什麼時候來的？你進來的時候，我們真是一點不知道。

莊毅貞 我剛來——也許我這一陣來的次數多了，府上的僕人們不願意麻煩來替我通報了。下一次決不這樣，下一次一定讓他們先進來說一聲。

陳怡仙 莊姊姊，你今天又是遲到；我們茶點已經吃過——真是太遲了。

莊毅貞 因為徵募隊在開會；事情多，時間費得很久，所以來不及——早知道我

是遲到這步田地不來也罷了。

(陳怡仙窘在那裏，說不下去)

高鵬飛 (走向門) 我想到院子裏去散散步，透點空氣。

陳怡仙 (遙應) 好的好的。(對莊) 你還是紅要茶還是要咖啡？

莊毅貞 謝謝你，都不要——我是來找伯母的，她昨天託我去打聽一件事情。

陳怡仙 (低聲) 我不知道你現在和鵬飛不說話。

高鵬飛 (在門外呼) 怡仙，你不同來嗎？

陳怡仙 (遙應) 就來就來。(對莊) 你一個人暫時坐一會好不好？恩榮他們

在樓上拍照，就會來的。我陪他到院子裏去走一走，也立刻就回來的。

(急於脫身，不待回答，匆忙走了)

莊毅貞 (眼睜睜地望着她和鵬飛走去——剛才勉強克制住的情感，此刻不

能不迸發了！哦，鵬飛，鵬飛現在居然這樣了！（伏在椅背上號啕大哭）

（過了一會，徐卓午獨自走來）

（莊毅貞即忙忍住了哭）

徐卓午 （滿腔心事，在屋裏踱來轉去——在後才發見毅貞坐在那裏）哦，是

密司莊在這裏嗎？

莊毅貞 （含淚裝出笑臉）是的。

徐卓午 你又哭了。

（毅貞拭一下眼哭，不響）

徐卓午 又是爲了鵬飛，當然是的。

莊毅貞 不，我爲什麼爲了他哭。我和他現在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我懊悔我

哭的，我根本不應該流眼，淚我太軟弱了！

徐卓午（望着他）你始終沒有改變，這麼許多年了，你始終還是一個勇敢的

女孩子，和從前做秘密工作的時候一樣！

莊毅貞（回想）那真是好久好久以前了！

徐卓午 不過現在，我希望你更勇敢些，來應付當前的困難環境。

莊毅貞 你以為我是怕懼困難才哭泣的嗎！

徐卓午 不是那個意思——有時候，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好的哭一場，有時候對於身體健康，也會有益處的——我的意思，是要你對於你自己忠實！

（毅貞注意地聽着）

徐卓午 到現在你還是很愛鵬飛的。這是事實，你不要迴避這個事實，你得面對着這個事實。

莊毅貞 不，我不愛他，我恨他！

徐卓午 愛，恨！有時候這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也不必去多說它啦。你是

愛鵬飛的，不要再否認了。

莊毅貞 （搖頭）我不愛他！

徐卓午 我們三個人從前是同學，一向是很好的朋友——尤其我和你，從來感

情好，雖然你不會能夠愛過我！（低聲咀嚼着）雖然你——不會能夠

——愛過我！

莊毅貞 是的，我始終不會能夠愛過你，可是我和你的友誼，是永遠保持着的。

徐卓午 我們心裏的話，沒有一句不能拿出來說的——毅貞，我們兩個人都是

愛護鵬飛，都不肯袖手旁觀地看着他毀滅的。

莊毅貞 他一定要毀滅他自己，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徐卓午 可是毅貞，他並不是一個壞人——他現在不過是過着一種變態的生

活就是了。

莊毅貞 變態生活？

徐卓午 他一向工作得很努力的——太疲勞了——在十分疲勞的時候，又受

到了幾個刺激。

莊毅貞 刺激！

徐卓午 疲勞的兵士常是把死亡來當作笑話說的。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事姓郭

的下象棋，就拿第二天的命運賭東道。姓郭的是輸了棋了，他第二天駕

着飛機出去竟沒有回來。鵬飛因為下棋的事，心裏難受得了不得。

莊毅貞 啊。

徐卓午 又有一次，他送一位姓吳的同事出發到晉北去轟炸，兩個人都是很樂

觀的。鵬飛送他上飛機，跟他笑着握手，說等他回來的時候，要大大的請一次客——可是那姓晏的也沒有回來——姓晏的年紀很輕，很勇敢的。

莊毅貞 這不是一般做軍人的應該有的犧牲嗎？

徐卓午 毅貞，我們並不是對於死有什麼反感。我敢說，我們空軍當中，沒有一個人是怕死的。（指手槍和束褲皮帶）毅貞，你從前不會問過我，這支手槍和皮帶上的子彈有什麼，用處我不是告訴你，預備在被迫降落在敵人陣地裏的時候打死敵人的嗎？

莊毅貞 是呀！

徐卓午 打死敵人這是不錯的。可是那最後一顆子彈，是我們預備自殺的。

莊毅貞 自殺。

徐卓午 (和聲靜氣地) 自殺了免得被日本人俘虜，受他們的虐待，被逼迫着

說出中國空軍的軍事秘密來——用手槍自殺，比用短刀自殺好一點，爽快一些！

莊毅貞 (感動) 哦！

徐卓午 我們把自己的死，看得很是平常。可是對於別人的、朋友們的死，一貫地還是很難過，影響到我們的神經——這也許是我們的一個優點。儘管我們拿着槍砲去殺死那要殺死我們的敵人，可是人類的同情心還沒有完全失去。所以鵬飛的神經受到刺激，近來做出許多糊塗的事，其實是不足為奇的。

莊毅貞 (點頭) 姆，姆。

徐卓午 我已經勸過鵬飛了，不中用。現在祇有一個人可以挽回他，祇有你！(近

前，懇求地）你去尋他，和他講話告訴他，你始終還是愛他。你就是吃虧一點，委屈一點，也顧不得了。爲了朋友，爲了國家，——現在要訓練成一個空軍人才，很不容易，得化兩三萬塊錢，得費兩三年的工夫！是不是能像鵬飛那樣能幹還不一定！——你忍受一點痛苦，使得鵬飛覺悟，總是值得的。怎麼樣，就在今天，就在這裏，你勸勸他好不好？

莊毅貞（想了半天）我得找怡仙幫助我，不然是不會成功的。

徐卓午 對極了，請努力。

（外面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

莊毅貞 大概拍小照的人回來了。

陳伯援（先入——見莊毅貞）啊，你到底也來了。

莊毅貞（起立）老伯。

陳伯援 你伯母問起你好幾遍啦，她要曉得那徵募委員會在後方需用的枕頭

和被單的尺碼大小——我們才能決定，我們的經濟能力可以捐助多少套。

莊毅貞 尺碼大小，我已經問清楚了。

陳伯援 你伯母此刻還在廚房裏忙着呢。

莊毅貞 我去一趟，好不好。

(恩榮、夢華、秀英進來)

胡夢華 (戴着空軍的制帽，對衆人行軍禮) 諸位女士先生們，還有(再行禮)

莊女士。

(衆人都笑)

胡夢華 (微慍) 你們笑些什麼!

(衆人竭力忍住笑)

莊毅貞 對不起，我去和伯母說一句話就來。(對伯援)我們一起去吧!

(毅貞和伯援走出)

胡夢華 啊，諸位先生，我有什麼可笑？(睜大眼睛，挺胸，四面顧視)請看我，請你

們大家看我，我難道不像一個空軍將士嗎!

陳恩榮 你身體長得太矮了。

胡夢華 姆，太矮了嗎？現在請你們大家注意。

(除了軍帽，伸手摸口袋)

胡夢華 注意什麼？

陳恩榮 我找到了——我寫的一首詩，題目是「飛將軍」。

陳秀英 聽呀聽呀，大家聽呀。

胡夢華（朗誦）

「今天你出現在高空上，（註）

振盪着你的翅膀，

在灼熱的太陽光反射之下，

顯出了青天白日的輝煌！

你的威力，

曾給與了敵人一個無比的打擊，

並且，給弱小民族一個忠實的報告：

「要生存，唯有反抗！」

（註）白魯作。

你用你底堅強的鬥爭，

奪獲了敵人無數的戰利品，

瞄準筒，

千女縫，

指揮刀，

機關槍。

還有那滿面猙獰的侵略者，

一個個的被俘，

一個個的投降！

陳恩榮 (拍手) 痛快，痛快，所以我也要作一個飛將軍。

胡夢華 (繼續)

「假如遇見了敵機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來一架，打一架；來一架，追一架。」

這聲音是那樣沉着有力，

到現在還好像繞在我耳旁。

在滿佈着戰雲的天上，

你望見了一塊塊被姦，淫着的祖國的土地，

你望見了敵人的無恥，殘暴，

你又望見了好賊們的張牙舞爪，

可是，你更望見了。

那在血肉的鬥爭裏，

戰士們流着最後一滴血作英勇的抵抗。

總有那麼一天，我相信們：

祖國的旗幟，重飄在失去的土地上，

那時候——

你一定吻着遍地的大豆高粱，

還有那層層的森林煤礦。」

陳秀英（拍手）是呀，收復失地——大豆高粱，森林煤礦！

胡夢華（調子變重了）

「也許在這偉大的鬥爭裏，

你被犧牲在敵人的毒焰下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是不死的！

它們將永久地飛繞在天空上！

徐卓午

（微喟）唔。（低了頭）

胡夢華

（向徐）我這話說得對不對？

徐卓午

（徐徐點頭）對的。

胡夢華

還有一段了。（拿起紙——慷慨地）

「今天，你出現在高空，

四萬萬五千萬的臉都朝你歡笑，

沒有一個人的手，是不在向你揮招，

歡迎我們的飛將，

英勇的飛將，

勝利的飛將。

你聽，不做奴隸的吼聲在不斷地咆哮，

是這樣的激昂，響亮，

歡迎我們的飛將，

我們英勇的飛將，

勝利的飛將！

（他對衆人一鞠躬）

陳恩榮 陳秀英 （向着徐卓午揮手歡呼）嘿——哎。

胡夢華（又對徐卓午一鞠躬）這首詩是我獻給我們的飛將軍的，

徐卓午（還禮）謝謝，實在不敢當。

陳恩榮 夢華，你死詩倒還寫得不錯。可惜你身體太矮，你自己永遠做不成飛將軍的！

胡夢華（不服）我是太矮嗎？（向徐）我是太矮麼？

（徐不回答）

胡夢華（悲哀地）對我說老實話好了，我的身體是不是太矮？

徐卓午 我們空軍對於身體的高度是有一個規定的，大概是五尺幾寸——

（和善地）可是，我一時記不清楚了。

胡夢華（明白徐的用意，是不使他難受）我也謝謝你。我身體也許真是太矮，但是這決不能妨害了我的靈魂和精神的高大的。我還是可以飛，不拿

我的身體，拿我的精神，拿我的詩。我將永遠地呼喊著，喊出那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底英武的決死的抗敵情緒！誰敢說我們詩人們不是戰士呢！

（徐卓午點頭——衆人無言）

陳伯援（從洋台走入）你們聽見沒有，很低的嗡嗡聲？

（衆人聽——外面嗡嗡）

陳秀英 父親，這是什麼？

陳伯援 他們說是新到的飛機。

陳秀英 新的飛機麼？

陳伯援 總共有四百多架呢！

陳恩榮 四百多架新飛機，以後我們空軍不怕沒有辦法——一定可以把日本

的飛機完全消滅了！

陳伯援 這是最先到的兩架，又快又靈便，聲音又小。

陳太太 （在洋台門口，抬頭望着）樣子好看極了。

陳秀英 走，我們大家看看去。

陳恩榮 走到院子里去，可以看得清楚些。

陳秀英 徐先生，你不來嗎？

徐卓午 要來的。

陳恩榮 徐先生還會沒有看見過嗎？當然是看得不要看了。

徐卓午 我也再要看看，從地上望上去，它們在天空上是什麼樣子。

胡夢華 「今天你出現在高空上，振盪着你的翅膀……」

（一羣人都出去）

陳太太（追上兩步拉住伯援）你不能說說你的兒子嗎？他現在覺得，除了去投考空軍，簡直就不是一個愛國的人了。

陳伯援 愛國的人！空軍當然是愛國的。誰不是愛國的呢，多少一點罷了！空軍也未必比旁人格外的愛國。

陳太太 可是恩榮不是這樣想法。

陳伯援 空軍不是天神，也是人呀！他們也和旁人一樣的喜歡安樂，喜歡舒適，喜歡享受的，不錯，他們的職務是比較地辛苦，比較地危險，可是他們對於這種危險和辛苦，也未必有特別歡迎的意思。老實說，他們大部也不過是為混一個地位，混一個生活罷了；和一些做官的，做買賣的，做工程師的差不多！要說他們完全是為了愛國，這個話誰能相信呀——我把這種事實去提醒恩榮，我想他一定會明白的。

（兩人同由洋台門到院子裏去）

（男僕進來，把茶杯烟碟火柴等整理了一番，重又走出）

（莊毅貞追着陳怡仙從另一門入來）

莊毅貞（求告）怡仙姊，請你了解我，請你相信我的話，每個字都是從我心底裏發出來的。我決不是和你作對，我爲什麼要和你作對呢！我是求你幫我的忙。

陳怡仙 可是你說我對待鵬飛的態度是不對的。

莊毅貞 我說你對待我們空軍將士的態度是不對的——你太以捧他們了！

陳怡仙 太以捧——啊呀，毅貞姊，你難道忘了他們這一次對於國家民族建立了莫大的功勳嗎？

莊毅貞 我沒有忘記。

陳怡仙 他們每次飛出去，都是拚了性命完成他們的任務的。

莊毅貞 我也知道。

陳怡仙 我們所能給他們的一點點安慰，真是太輕微太菲薄了。毅貞姊難道是叫我們不要去恭敬空軍將士嗎？

莊毅貞 恭敬是應當恭敬的，可是我們也不該寵壞了他們。

陳怡仙 寵壞了他們嗎？

莊毅貞 是這樣的——少年人得意，容易失掉他們的理智。這些空軍將士們，都是很年輕的，正因為他們立了功，有些人已經不知不覺地驕傲起來，放肆起來。上個月這裏的跳舞場不是還沒有禁止嗎？人們說每天晚上在跳舞場裏可以看見空軍。（沉痛地）浪漫的生活，於空軍前途，於他們自己，都沒有好處的。我希望他們，生活過得快樂，幸福。同時也希望他們，

保持着一向的謹慎，緊張，嚴肅。我們再不可以去鼓勵喝酒，跳舞，遊玩，享樂！祇看鵬飛好了！

陳怡仙 鵬飛怎麼樣？

莊毅貞 鵬飛——當然還有別的原因，可是每天的請酒請飯，茶會招待，女性們對他的過分的恭維和好感，也是使得他忘其所以的。

陳怡仙 (半晌不言——忽然冷笑一聲) 哼！

莊毅貞 怡仙姊！

陳怡仙 說來說去，還是說到鵬飛身上來了！

莊毅貞 (不明她說此話的用意) 怡仙姊！

陳怡仙 (斜睨) 鵬飛的事，好像是無須得你再關心的！

莊毅貞 無須我——

陳怡仙 我聽鵬飛這樣說。

莊毅貞 (受打擊) 喔!

陳怡貞 毅貞姊，鵬飛的話，對不對呢?

莊毅貞 (痛苦地) 他既然是這樣說……當然是對的。

陳怡仙 那末關於鵬飛的事，我們不必再談下去了。(起身欲走)

莊毅貞 (雙手掩她) 不，不，不要走。你聽我說幾句話，聽我把話說完——鵬飛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最早是同學，我和他兩個人本來早就可以結婚的，要不是爲了他立志去投考空軍!

陳怡仙 (十分注意) 唔!

莊毅貞 航校有一次招考，鵬飛那時候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們民族的無止境的壓迫，他認爲幹空軍是他報國的機會，寧可犧牲了大學文憑，

毅然決然地投考去了；鵬飛就是這樣有志氣的！

陳怡仙

（不置可否）嗯！

莊毅貞

結果他是被取中了，進得空校，才知道學校有一條規則，一條很嚴厲的規則：在訓練期內，學員是不許結婚的！所以我和鵬飛就耽擱下來，一直到現在。

陳怡仙

（聽了似乎有點難受）啊！

莊毅貞

我對鵬飛，一向是信託的，放心的！不想他最近忽然改變了態度；跳舞場呀，舞女呀，別的女子呀，桃色糾紛呀，鬧得一踢糊塗。我不能不站在多年友誼的立場上，誠懇地坦直的規勸他呀！有一次兩個人大大的爭吵起來，發誓不再說話不再見面；可是——可是我，（不能自抑，淚隨聲下）怎麼能夠對於鵬飛的事不關心呢（竭力忍住哭）

陳怡仙 (像是動搖了——但不久又恢復故態；哈哈地) 毅貞姊，你要我做些什麼呢？

莊毅貞 幫助鵬飛！

陳怡仙 幫助鵬飛嗎？

莊毅貞 幫助鵬飛，完全改掉他現在的行爲。

陳怡仙 完全改掉？

莊毅貞 是的，全完改掉。

陳怡仙 (冷笑) 哼！毅貞姊，恐怕不是要我幫助鵬飛吧！

莊毅貞 不是麼？

陳怡仙 恐怕還是照你先前對我講的，要我幫助你吧！(似笑非笑地) 爲什麼不暢快說出來，叫我把鵬飛送還給你呢！

莊毅貞 (驚呼) 怡仙姊!

陳怡仙 呵，聰敏的自私自利的毅貞姊!

莊毅貞 你太不理解我了!

陳怡仙 我理解得你太澈底了——你講了一片大道理，並不見得是爲了空軍的前途，你祇企圖挽回你和鵬飛的感情就是了。

莊毅貞 決，決不是這樣的，怡，怡仙——

陳怡仙 你說我有種種的不對，可是有一件事你總沒法說我：(驕人地)說我從你手裏奪去你的鵬飛！(擠着眼望她一下)你們兩個人破裂在先。你的不能維持鵬飛的感情，是你自己沒有本事，你不能怪別人的。

莊毅貞 你這樣，把鵬飛也看得太低了!

陳怡仙 至於說，要我讓開——不瞞你說，我也是愛鵬飛的。毅貞姊也許你不信，

可是我真是愛他的。(此是真情，顛聲的說)我愛他，我用我的方式愛他，也許我的方式是更可以使得那回到後方來的將士們快樂和幸福!(半自語地)我常是這樣想，如果我能够把我自己多貢獻一點給他們；如果我能够把我把的一切都貢獻給他們，我是很高興那樣做的！是的，這個我可以公開的承認，我決不覺得這是羞恥的。

莊毅貞 (危坐敬聽)噢！

陳怡仙 毅貞姊，你準備怎麼樣呢？

莊毅貞 (遲疑地)我，我不能像你那樣！

陳怡仙 (輕笑一聲)嘻嘻，毅貞姊，今天我們才發現我們兩個人是這樣的不投機！(起立)我要去換身吃晚飯的衣服去了。毅貞姊，希望你今天在這裏吃晚飯；母親她自做的紅燒牛肉，你吃過的。(在他門口)祇有一

個事實，請你不要忘記，毅貞姊，我也很愛鵬飛的！（出去）

莊毅貞（高聲）你這樣是毀滅鵬飛！你這樣的愛他，無非是把他毀滅掉就是了！

（陳怡仙沒有答應已走遠了。）

（莊毅貞呆了一會——收拾起她的皮包書本，預備離開——剛到門口）

（高鵬飛恰巧進來——幾乎相撞）

（兩人對視了一下）

（高鵬飛低頭自進屋中，不作聲）

（莊毅貞見他那種懊喪的樣子，似有憐惻——不覺跟了進來）

莊毅貞（低聲呼）鵬飛！

（高鵬飛垂頭想着心事，未留意）

莊毅貞 (聲畧高) 鵬飛!

高鵬飛 (驚醒) 哦, 哦, 你是和我說話嗎?

莊毅貞 是的。

(兩人都不響了——半晌)

高鵬飛 請坐呀。

(毅貞過來坐下)

高鵬飛 (顧到「紳士派」的禮貌, 竭力尋話說) 你沒有到院子里去看那新到的飛機?

莊毅貞 剛才沒有去。

高鵬飛 有些可以飛得很高——很高。

莊毅貞 很高嗎?

高鵬飛 兩萬多公尺，飛機上帶着氧氣筒——這是敵人的飛機所沒有的。
莊毅貞 是的。

高鵬飛 而且，各種的天時變化，不論大風大雪，飛機的能力，可以不受影響。
莊毅貞 是的。

高鵬飛 吼——你不吸煙吧？

莊毅貞 我不。

高鵬飛 對了，你一向是不吸的。（他自己燃煙狂吸，噴了半屋子的煙）今年天氣很好，雨水不多，也不很冷——

莊毅貞 鵬飛，你爲什麼今天忽然和我客套起來？

高鵬飛 吼？

莊毅貞 爲什麼一味的說些敷衍話？

高鵬飛 喔！

莊毅貞 我們兩個人之間，久已用不着來這一套——可以直接一點，簡單一點的。

（高鵬飛俯首無言）

莊毅貞 爲什麼我們不能忠實於自己的情感？

高鵬飛 忠實於自己的情感嗎！

莊毅貞 同時爲什麼我們不能管束住自己的情感，弄得會爭吵起來呢！

高鵬飛 這個……大部分是你的錯處；你了解得我太少了。

莊毅貞 了解得你太少嗎！

高鵬飛 你似乎不認識，我這一向過的是什麼生活！（半是對自己說）每天是這樣的緊張，這樣的提神弔胆。每次駕着飛機上去，是拿我們的性命賭

博。許多回的徵倖逃留得性命——有時候倖倖得差不多是個奇蹟了！朋友們的受傷，戰死。從前在一處吃，玩，抬杠的同學同事們的行列，是一天天的稀疏。（奮然）你一想到這些，（用力捶几）太悲慘太殘酷了！我不要去想它，我不願意再記得它，我願意忘記——忘記掉一切（過去自己斟酒）

莊毅貞

（點頭）是的，我現在更明白了！

高鵬飛

如果我再不想法子麻醉我自己，我的神經要爆裂了！我的不斷地尋求娛樂和刺激，也是爲要安靜我的情感，支撐着我自己，有勇氣幹下去。這又有什麼……罪大惡極呢！

（舉杯一飲而盡）

莊毅貞 你這樣的尋求娛樂和刺激，也有不少天了吧？

高鵬飛 是的。的。(再斟酒)

莊毅貞 你會得到安慰嗎？你覺得是幸福嗎？你現在幸福嗎？

高鵬飛 嘿，幸福，當然——

莊毅貞 你真有幸福嗎？你誠實地考慮一下。

高鵬飛 也許是……不如我原來的理想。

莊毅貞 不如你原來的理想？

高鵬飛 我也不妨承認——對於這些事情，我已經感覺到厭倦了。喝酒呀，宴會呀，跳舞呀，天天是這幾套，也會覺得是單調的。

莊毅貞 哦。

至於說到女性們的崇拜我們——

莊毅貞 (分外關心) 啊，近來不是有很多女子愛慕你嗎？

高鵬飛 是有許多女子向我表示愛，也許她們都是誠懇的。可是我知道，她

們所愛的，不是我本人，是那在戰事中立了功回來的將士。她們今天這樣熱烈的對我，到明天，我走了，不存在了，她們照樣會得去熱烈地崇拜和戀愛別的將士別的英雄的。（冷笑）這可說是她們把我們無心的變相的「逢場作戲」罷了！在身當其境的時候，彼此未嘗不可以尋尋開心。過後一想，真覺得是可笑——所以我是一點前途沒有一點希望沒有的！

莊毅貞 鵬飛。（緩緩地，一字一字的）如果我對你說，我不願意同她們一樣；是真誠的愛你的；祇能愛你一個人；不因為高鵬飛是個立了功的英雄，我祇因為你是你自己——你能相信我嗎？

高鵬飛 （忽然大欣悅）啊，毅貞！上次我和你那樣爭吵立誓之後，你今天還

肯對我作這樣的表示嗎？

莊毅貞 那一次的爭吵，是我們兩人間的第一次，也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次。

（望着他）鵬飛，我永遠是愛你的！

高鵬飛

毅貞，我有時候駕着飛機到天空，會得到這樣的經驗——本來滿天都

是烏雲，衝上去，忽然遠遠的就有一線美麗的銀光；本來往飛機裏看去，世界是灰色的陰慘的，一轉身，忽然變得是鮮明的玫瑰色的了；本來你在深夜裏，一點星月光沒有，圍繞你的祇有黑暗，心裏一動，忽然覺得第二天的光明，立刻就要來了——毅貞，我今天的感覺，也是這樣的。

（伸兩臂迎她）毅貞！

莊毅貞（投入他的懷中）你這個大「小孩子」

（兩人抱持着——忽推開，相視而笑——再抱持）

莊毅貞 鵬飛，（柔聲）鵬飛呀！你以後改了吧！

高鵬飛 改什麼？

莊毅貞 （和善地）你的已往的行爲。

高鵬飛 （誠懇）可以的。

莊毅貞 你允許我了

高鵬飛 我允許你！

莊毅貞 （獨自立着，眼睛望着前面）鵬飛，你知道嗎，我常時懷着一個希望，一

個夢想？

高鵬飛 一個夢想？

莊毅貞 這次戰事總有一天要結束的。到那時候，中國一定是勝利了；中華民族，一定已經是解放了。所以在戰事結束之後，我也可以給我自己一點休

息了。並不是把我對於社會應有的義務完全放棄呢！不過至少可以有個機會，多點時間，過我們的家庭生活。鵬飛，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妻子，當心你的家，當心你的健康，當心你穿衣吃飯；我們兩個人一定可以合作得很好的！在中國大大勝利之後，我們兩個人趕快結婚——這是我的夢想。

高鵬飛 毅貞（慨然）你還是想得這樣遠！

莊毅貞 想得遠，不好嗎？

高鵬飛 我們的生活使得我們都成爲極端的現實主義者；我們不再夢想了。幸福，或者任何其他一切，祇有到了手，才能算是真的！唉，真正的幸福在世界上是這樣少。（看她）毅貞，我也是愛你的，我現在想對你作一個請求。

莊毅貞 請求？

高鵬飛 這個請求，在往常，我決不肯向你說的，也決不敢向你說的。但是，現在是

戰時。在這和敵人拚死命打着仗的現在，也許你可以不見怪我的。

莊毅貞 你說吧。

鵬高飛 （規矩嚴肅地）我在長江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廿二號，請你今天晚

上十一點鐘，到我那裏來。

莊毅貞 （甚訝）什麼，叫我到旅館里去！

高鵬飛 那個房間是很秘密的，沒有人知道，連徐卓午都不知道。（低聲）你放

心好了，祇有我們兩個人，決不會有什麼旁人走來，給他們發見的。

莊毅貞 （驚呼）哦！

高鵬飛 （聲音更低）你遲早要和我結婚的，何必再拘什麼形式，再要我等候

呢！現在是打仗的時期，我們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運——毅貞，請你不

要以爲我有什麼惡意。

莊毅貞

（用力制遏她的情感——漸漸地看出鵬飛此刻，並非存心侮辱——

安靜地）我可以不把你見怪——可是，絕對不能答應你。

高鵬飛

爲什麼！

莊毅貞

我不能够。

高鵬飛

現在是戰時啊。

莊毅貞

就是在戰時，我們也不應該毀滅我們自己呀，（平心靜氣地）鵬飛，我們相識了這麼許多年，我們兩個人的關係，一向是高尙純潔的，我們都够相互尊重人格；我們從來沒有作過一件無聊的事；我們把眼光放得很遠，從來不近視不盲目不愚蠢的！此刻難道因爲抗戰，或者藉口抗戰，就可以把我們多年辛辛苦苦努力所建設的美麗建築物，完全摧毀了嗎！就

可以把我們的人格理想，對於醜惡不安協的精神，一切我們平常所最看重最寶貴的，一下子完全毀棄了嗎！不能這樣的！（告訴地）鵬飛，去做你要我做的事，也許可以得到片時的安慰，片時的快樂；可是這一個安慰和快樂的時間，是太少太短了！太不值得我們的犧牲了！過後，我們一定會懊悔的，一定會互相怨恨的。鵬飛，這決不是為我們自己謀幸福！

高鵬飛 毅貞，你如果曉得打仗的實際情形，你就知道那片時的安慰，快樂，幸福的可貴了。

莊毅貞 你為什麼對於這次抗戰是這樣的不起勁！

高鵬飛 不是不起勁。中國一定勝利的，那是無疑的。可是，（震動）在爭取勝利的過程中，我們……（狂笑起來）哈哈哈哈哈……（忽又嚴肅）我們

每次駕着飛機上去，都是不預備活着下來的！

莊毅貞 爲什麼是這樣？

高鵬飛 敵人飛機的數量比我們多，我們是上去拚死的。

莊毅貞 上去拚死？

高鵬飛 （高昂）我們空軍每個人都肯拚死的！（垂首）至於像我這樣的，拚死就算了！

莊毅貞 （搖頭）這是不對的！

高鵬飛 不對！

莊毅貞 無怪乎你要痛苦了，你這種心理是不對的。

高鵬飛 怎麼是不對——

莊毅貞 你們每次駕着飛機上去，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希望你們把敵人

的飛機打下來，不希望你們簡單地拚死！聽說一個飛機大的要值四五十萬塊錢，小的也要值到一二十萬。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換來的！如果你們祇能做到自己拚死，我們民族豈不是受到極大的損失嗎？況且，我們的新飛機，有四百架已經到了，以後一定是我們勝利的！

高鵬飛
(似乎動心) 噯！

莊毅貞 鵬飛，拚死太容易了！一個人預備上天空去拚死，其餘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感覺到完全不在乎，自然對於工作，對於一切會得隨便、鬆懈、苟且了。(嚴厲地) 你們飛上去，不應該是爲了拚死！應該是爲了打下我們的敵人，爲了中華民族的勝利！

高鵬飛 話也許是對的，但是，(嗤了一聲) 危險還不是照樣存在。

莊毅貞 如果到那時候你不能不犧牲，你也可以心安意樂，因爲你知道你是做

了一切你所應當做的事了。(搖頭)單單存心去拚死，那是偷懶懦弱者的行爲，比那怕死逃走好得有限。鵬飛決不是這樣的！

高鵬飛 (爽然——有頃)你，你一定不肯答應我的要求了？

莊毅貞 我不能，鵬飛——因為我是真誠地愛你的！

高鵬飛 (半晌無言，看着她——忽然瘋狂起來，拉住她的手)毅貞，毅貞，我不能制止我的情感了！(捧着她的手狂吻)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莊毅貞 (掙扎)鵬飛，鵬飛！

高鵬飛 我要求你今天晚上到我——

莊毅貞 (掙脫手，用力打了他一個嘴巴)無恥卑鄙，下作用東西！

(高鵬飛愕然)

(莊毅貞凜然，絲毫不許寬假的样子)

高鵬飛 (猛又回復了他的頹傷——兩肩一聳) 哦,有什麼意思呢!(慢慢走

開) 犧牲祇該是我們……一切……甚至性命……別人……那口口聲聲道着愛我的人,她的人格……比我的生命……看得可寶貴得多了。(倒坐在沙發的一角默然思慮)

男 僕 (從外入) 高先生!

高鵬飛 唔?

男 僕 站上有電話來,我已經撥在這里了!

(把几上電話的聽筒取下)

高鵬飛 (過去聽電話) 喂,你是哪一位?

(男僕退出)

(在鵬飛聽電話的時候,一家的人,和胡夢華等陸續進來)

高鵬飛 (恭敬地) 哦，隊長自己嗎？……是是的，我是高鵬飛……啊，有空襲警報？……日本飛機來了二十二架，分兩路來的……是這樣的，今天我警戒的時間，是從晚上八點鐘起；現在(看手錶)還不到六點……是是的，我可以提早回來……嗯，沒有別人，祇有徐卓午隊長，他是從洛陽來的，在這裏休假……不必通知他，是……我立刻回來，是的，越快越好。

(放下聽筒，走向酒几)
陳怡仙 是空襲嗎？

高鵬飛 是的。(取酒瓶看) 啊，威士忌。

陳秀英 怎麼沒聽見警報？

高鵬飛 還遠着呢，我們迎上去打它，(傾了一大杯酒，四面看) 我的大衣呢？

胡夢華 (遞過去) 在這裏。

高鵬飛 謝謝。（將酒一口飲下）

陳伯援 現在就走嗎？

高鵬飛 （點頭）唔——哼。（把酒傾撒倒出）

陳太太 可惜你不能在這裏吃晚飯，倒是爲你做了紅燒牛肉。

高鵬飛 多喝幾杯酒，也是一樣的。（又舉杯把酒飲乾）

（徐卓午此時進來，注意他）

陳怡仙 明天再來。

高鵬飛 （看她一眼）唔。（對衆人）我向諸位告別吧。（左手持杯，右手和衆

人握手——從陳太太起，伯援，秀英，恩榮，胡夢華，一個個握過來——到

了怡仙）再會……也許從此以後，我們不見面了！

陳怡仙 （大異）鵬飛！

高鵬飛 因為我現在去死了。(舌頭已大起來)去打仗，去死了。

陳秀英 高先生，你不去打勝敵人嗎？

高鵬飛 打勝，哼！他們二十二架，我們祇有五架，還有三架是舊的。我這一次是死定了，必然死的！

陳秀英 (擔心) 哦，高先生！

高鵬飛 (轉身，伸手給莊毅貞) 再會，我們兩個人，沒有什麼惡感吧？有沒有？(捧着徐的兩肩) 卓午，我去死了！

徐卓午 (奪掉他手裏的瓶子) 鵬飛，你竟醉到這個樣子！

高鵬飛 好——好——好了，不要——再翻話了——(打隔) 叭，叭，我也和你握握手，老朋友。(對伯援) 啊，老伯伯，我再和你握一次手，我要去死了。
陳伯援 你是醉了。

高鵬飛

醉那里的話我心里！哂哂是非非常清楚的，哂哂（又到酒几旁）你們瞧，（拿起酒瓶）這是威士忌。（傾倒，但瓶已空）哦，沒有了，哂哂沒有了。（看見一只不揮花的花瓶，拿在手裏）還好，這裏有酒，哂哂。（倒不出什麼）（姆，這一瓶酒，也空了。）（放下花瓶）諸位，（對衆人深深鞠躬）再會，我去死了。（向外走）

莊毅貞

鵬飛，不要去！

陳怡仙

你這樣醉着去是不成的！

高鵬飛

醉那里的話！怡仙——哂哂，我能喝，能喝酒，（重吸）像一條魚，（又用右手比擬魚的動作）像一條魚，懂得嗎？（再搖動手，扭歪身體，摹倣魚的游水）

陳怡仙

（又駭又憐）喔！

高鵬飛 (身體搖擺不定——向她招手) 毅貞! (又對卓午招手) 卓午, 你們

兩個人, 呱呱, 現在可自由了, 呱呱, 自由了。(往前一晃, 幾乎跌倒)

徐卓午 (用力一把揪住) 你這沒有勇氣的東西!

高鵬飛 (勉強立定) 我, 呱呱, 沒有勇氣!

徐卓午 (瞋視) 你其實是怕死的!

高鵬飛 我, 呱呱, 一個要去死的人, 呱呱, 會得怕死!

徐卓午 幸而在我們全體空軍當中, 像你這樣的東西, 不過僅僅有你一個! 你已

經違反軍紀, 你知道嗎?

高鵬飛 呱呱, 我要走了! (掙脫——轉身待走)

徐卓午 (趕上再拖住) 你那裏去?

高鵬飛 回去担任警戒, 呱呱, 打日本飛機。

徐卓午 你醉這種樣子還可以回去見司令，担任警戒！

高鵬飛 當然，呱呱，可以的。

莊毅貞 卓午，不要讓他去！

陳怡仙 （同時）這樣那里可以見得司令！

陳秀英 （同時）祇怕是不好去的。

陳伯援 （同時）他去不得！

胡夢華 （同時）還是不去的好。

高鵬飛 （問徐）你，你，呱呱，你爲什麼拉住我？

徐卓午 我不能讓你去出醜！你鬧得太不像話了！

高鵬飛 （用力推開他）你不要管我的事！

徐卓午 （用力拖住高）你今天不能去！

(鵬飛用力掙扎)

(卓午氣力大，鵬飛急切不得脫身)

(衆人都勸鵬飛不去)

高鵬飛 (若有所悟，立定不動) 我明白了。

徐卓午 明白!

高鵬飛 卓午，我明白你爲什麼不肯讓我去！自然我們的學生時代，呱呱，我從你手裏奪去愛人，你一直對我有惡感的！今天你是嫉妬我，嫉妬我去爲國立功，嫉妬我去光榮地死！(啞聲) 你們不要忘了，我是爲國去死！(傲慢地) 你們哪一個敢說我是出醜！(轉身定要去)——卓午拉他不住；——時機急迫；爲了空軍的榮譽和鵬飛的前途，也顧不得了！——手起一掌，將他打倒在地)

(衆人大愕)

(恩榮和夢華將鵬飛扶臥沙發上)

莊毅貞 秀英妹妹，請你找一塊手巾，濕一點冷水，快拿來。

(秀英應着去了)

(毅貞一看鵬飛的情形，忙解開他胸前紐扣)

(怡仙也想幫着救護，但不知如何下手)

(几上電話鈴響)

陳伯援 (過去聽)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按住話筒——對徐) 是站上

來的，隊長找鵬飛說話。

(衆人鵬看飛)

陳怡仙 他醉得太厲害，此刻睡着了。

(徐卓午低下頭去)

(陳伯援慢慢把聽筒放還原處)

陳秀英 (取手巾來) 毅貞姊，手巾在這裏。

(毅貞將濕手巾圍在鵬飛的額角上)

(衆人看着他嘆氣)

徐卓午 (愈想愈憤，爆發起來) 哦，你們這算是恭維我們優待我們的！你們和你們的腐敗生活！請你們自己睜開眼睛看看，奢華，舒適，享樂，安閑；好像這一次的抗戰和你們是一點沒有關係的；好像中國今天是不在和敵人拚死活，不在和日本打仗似的！除了小數的錢和些微的用物，也許你們是爲避免更大的麻煩，不得不捐助出來的以外，你們對於國家民族，做過什麼貢獻，受過什麼犧牲，有過什麼幫助！(悲哀地) 你們不但沒

陳伯援 有幫助，你們的腐化的愚蠢的生活，已經很大的損害着國家了！
損害國家？

徐卓午 別的不用說，請你們看看那躺在那裏的高鵬飛！你們的戰利品！鵬飛本來是這樣一個墮落無能的酒徒嗎？不是的！他本來是一個能幹，勇敢，健康，頭腦清楚，可以為國家服務的戰士！他也曾經獨自打下過七架日本飛機，為國家立過大功。現在他還成個什麼東西，躺在那裏，像癩狗一樣。由從前的鵬飛，到現在的鵬飛，這就是你們優待我們腐化我們的好處！
（驚心）喔！

徐卓午 陳怡仙
（憤怒地）像癩狗一樣，鵬飛是的。可是，（感傷）就是這樣，已經比較把他們弄得一半醉，一半睡，身體疲乏，精神困頓，勉強可以工作，但是結果沒有一個不是上去送死，沒有一個不是損失那老百姓血汗換來的

飛機，算是好得多了！（切齒）你們的茶會，你們的酒筵，你們的香檳，你們的跳舞，你們的無意識的恭維和崇拜，你們的賣淫式的講戀愛！你們損害了他，損害了空軍，損害了國家民族！你們這些變相的漢奸！

（儿上電話鈴又大響起來）

徐卓午（拿起聽筒）不是的，我不是高鵬飛……他，嘩，忽然得了急病，不能來啦……至少恐怕今天不能回來了……隊長可以准許我替代他吧？……是徐卓午，在這裏休假……是，我了解的，他們來了二十二架，比我們的數目多……是的，我們應當格外的小心……是，是，隊長……我馬上就來……高鵬飛的飛機，我從前用過的。（放下聽筒）

胡夢華 這是你的帽子。

徐卓午 謝謝你。（再去看視鵬飛一回；對毅貞）請你好好地看護他，等他清醒，

好好地向他解說，使得他明白事理。他也並不是一個壞人。（對衆人）再會（行一軍禮，迅速地走了）

（衆人半晌不言）

陳怡仙（忽然立起來，走到毅貞面前——十分情感，話都幾乎說不上來）毅貞，你，你可以原諒我嗎？

莊毅貞（和善地）原諒什麼？

陳怡仙 我——我——一向太糊塗……（未能終詞，竟然失聲哭出——一路拭着眼淚走出去了。）

陳恩榮（大聲）你們都看見了嗎？徐先生去了；徐先生是替代他的朋友執行任務去的；徐先生是爲國家民族打仗去的；冒着極大的危險，差不多是必死的危險！他現在的去，是爲了漂亮的制服嗎？爲了寬裕的生活費嗎？

或是爲了地位，爲了享樂，爲了受人家的恭維，爲了那空虛的光榮嗎？沒有人肯爲了這些東西去犧牲的！因爲徐先生本來可以不去犧牲，這裏沒有他的職務，他在這裏休假的。徐先生這樣，才真是一個英勇的戰士，才算得一個中國人！我明天決心要去投考空軍了，看誰還能用什麼話來阻止我！

（陳太太看一眼伯援——但伯援低頭不語）

陳秀英（担心着）徐先生這一次會得死嗎？

莊毅貞（欣然，有把握似地）不，不，不會的。徐先生一定可以打勝敵人的！

胡夢華（兩眼遠視）徐先生不死的。（望着天空慢慢地背誦着——台後有

音樂伴奏）

「也許在還偉大的鬥爭裏，

你被犧牲在敵人的毒焰下了，

但你的靈魂，

你的精神，

是不死的！

它們將永遠飛繞在天空上！

（幕徐下）

廿六，十一，十四。

附錄

『飛將軍』 (幕獨劇)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在漢口光明大戲院演出

演出者 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流動劇第二隊

演員表

附	
高鵬飛	洪深
陳怡仙	唐若青
黃仲言	張季純

飛 將 軍

陳伯樞	田烈
陳恩榮	賀路
徐卓午	金山
陳秀英	洪鈴
陳太太	顏一烟
胡夢華	白魯
莊毅貞	王瑩
男僕	金子兼

職員表

導演 洪深

後台庶務	化裝管理	服裝管理	道具管理	佈景燈光	提示	音樂效果	舞台監督			
鄒雷	洪鈴	賀路	陸穎	顏一烟	田烈	黃治	黃億年	日方	洗星海	金山

演莊毅貞的感想

成千成萬的中國青年都有一個同一的希望和夢想，「這次戰爭總有一天要結束的，到那時候我們才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那時候我們才可以給自己一點休息。」這是莊毅貞在她的愛人重新和好後，很溫柔地吐出來的話，我讀劇本唸到這裏的時候，便記起了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的話，「我們現在吃飯戀愛都和抗敵有關係的。」是的，我們如果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者趕跑，我們是什麼都說不上的。

我十分熱愛着我所扮演的角色，她是抗戰時期中的一個好的中國女兒，具有着善良溫厚的心地和堅強不屈的意志，她那樣的堅信着我們廬祖國是一定可以自由的，一定可以勝利的，她看事看得那樣透澈，那樣遠，她是那樣堅定坦

白對着種種困難，忍受着種種痛苦，她白熱地愛着她的愛人，但她更偉大地愛着她的祖國；如果不是在中華民族得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她說，一切的個人的幸福都是不可能的，而她的工作也是始終不會終止的。

讀了這個劇本使我有一點不能抑制的感觸，我記起犧牲在北戰場上的一個可愛的英勇的孩子，我們只見過兩次面，可是他說過的話，他的表現在眉目間的堅決和勇敢，他恨恨地說着敵人的飛機來了，來一架追一架的話，他告訴我們轟炸出雲艦時，他的飛機怎樣被敵人打壞了翅子的事。他的袋子裏是滿裝着了敵人的戰利品，這一切我們都是不會忘記的。他在雙十節的那天作戰歸來還寫信給我們，告訴了我們一些戰事的情形。誰知道這便是他最後的遺言了呢！他盼望着我們很快地回他的信的，可是，可愛的英勇的弟兄啊，我們怎會想到你和你們就這樣快地分了手呢？我們「飛將軍」上是這樣寫着的，「也許在這偉大的

鬥爭裏你被犧牲在敵人的毒焰下了，但你底靈魂，你底精神，是不死的，它們將永久地飛繞在天空上。」是的，可愛的朋友，我們不會忘記你的，祖國也不是使你失望的，當中華民族的旗幟重在失地上招展的時候，你的英靈也會在上空含笑的吧，你的未完成的工作，有別的許許多多的弟兄們來繼續的，我們也將因你更堅苦地來走着未完成的路的。

——王 瑩——

跋

「飛將軍」是一齣比較輕性的戲，但仍不客氣地——也有人說是殘酷地——反映着當前的現實。主要描寫有四點：（一）將士們認識清楚，意志堅定，懷着必死的心去求勝利，一心祇為保衛祖國民族，全不在自己底辛勞或犧牲上著想；（二）後方的人民，能對那些從前方回來的將士們適當地恭敬，與真誠地愛護——這兩事是我們在戲里極度推崇的。（三）將士們因為疲勞，或因神經過度受刺激，而頹傷，而放肆，而變態，而生活浪漫化，對於抗戰，至多祇能做到他自己底消極的拚死。（四）後方人民，尤其是女性們，盲目地叢雜，不自覺地腐化他們，甚或賣淫式的和他們講戀愛——這兩事是我們在戲里竭力想要指正的。全劇

比較軟性，所以充滿着趣味表演的機會，除由第二隊全體演出外（人名見附錄）並請中國旅行劇團的唐若青女士幫助我們表演重要角色之一特，此誌謝。

洪深，廿六，十一，十六晨，六時。